毛鄭異同考

凡例

一是編先列傳箋間取釋文再及正義正義可節者節之其不可節者寧失之繁以便觀玩

一毛鄭同而是者不錄其同而未確者亦取而辨之

一正義綰合毛鄭大有若心惜其袓鄭者多今並駁正

一是書之作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降書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載之而陳長發稽古編所採尤備

一傳箋相近本不煩置辨中有後人誤駁者亦間舉正一二

毛鄭異同考卷之一

歙程　晉芳學

國風

周南

關雎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

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正義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己職事故思之也

案鄭義主於求賢故以服為事宋以降主求賢之說

者多從鄭至呂嚴諸家每從毛解朱子曰服猶懷也

鄭意不取求賢之說故亦以毛義為長

悠哉悠哉

案毛鄭皆訓悠為思無可易而訓詁未有以悠為思

者荊公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俱有

可取大率類此

葛覃

葛之覃兮

傳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紅之事

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

父母之家形體浸ㄷ日長大也

正義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

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於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案毛傳簡質可從盡此直是賦耳傳箋凡言興者皆是比義欲言婦功先引可為絺綌之葛鄭王所云皆節外生義未之敢從

言告師氏

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正義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歸令節儉故已今
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可以公服私服
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
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
事君子故也

案言字盡是語辭耳毛意似以后妃告師氏而鄭云
師氏教告亦非也

薄汙我私

傳汙煩也

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
褖衣

撋又煩撋猶挼莏也

正義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汚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荅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本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礼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

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祭妻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女容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止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似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於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於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為公衣

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
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
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
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服王其餘則私謂褕
翟以下則褕翟當䜿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
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䜿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
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
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
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
笄綃衣耳　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
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
案傳義未備得箋與釋文乃益明

害澣害否

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

自潔清以事君子

陳氏啟源曰害澣害否毛以為問辭鄭以為無所偏

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汙澣對言此以澣

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太複矣孔疏右鄭以為

有問詞而無總詰殆非文勢故不从傳不知澣濯細

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為

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答詞方見其

為問哉毛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

代詩人答也疏語未當

案鄭好舉典六服豈可澣耶觀下傳可知矣只是近
體之衣耳毛義為長

歸寧父母

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正義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
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
害澣害否乃是問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
設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别
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〻澣私汙無不
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

按毛云父母在知有時而歸寧承澣否立解是也鄭
不詮歸寧而云事君子未合也穎濵欲兼有之而云

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亦有驕故之誚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憂者之興也采〻事采之也

正義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

按此鄭不爲箋嚴華谷云此興之不兼比者也最著

興毛憂者之興也合呂氏謂卷耳宜酒醴似屬别解

又傳以第一采字訓事蓋本於尚書文義不知詩之

義又有不同者如此及采〻芣苢是也鄭無箋孔疏

云言勤事采此菜也皆未合朱子曰采〻非一采也

漢唐諸解有待宋始明者此類是也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傳履禄綏安也

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〻其君子使為福禄所安

案傳義簡明箋增出禮樂一條似屬贅辞蓋以履為禮故有此説此章本訓原不屬之后妃則别有辯論

福履將之

傳將大也

箋將猶扶助也

正義毛以為福禄所大鄭以為福禄之所扶助

案將大扶助皆釋詁文皆可通似箋尤勝

宜其室家

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正義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辞故以為年時俱當

按傳義固未確鄭箋亦拘淺賴濆云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呂氏讀詩記取李氏曰室家皆得其宜也似勝古義嚴華谷取孔疏引左氏云女有家男有室〻家謂夫婦夫婦皆得其宜也此亦可存而不及蘊李之義廣且該也

名南

鵲巢

百兩御之

傳送御皆百乘

箋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正義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

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

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

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　左傳曰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華適周必上卿送

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

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瞷良人所之小戎曰厭〻良人

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

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
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
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
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
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有引
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
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
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
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
車反馬之礼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
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

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按百兩者數之盛且備也毛義自足鄭以百官言之亦贅詞耳而於大義無礙

采蘩

于以采蘩

傳于於

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正義經有二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

棠傳箋義異皆可通宋賢好虛義故從毛者多耳

草蟲

亦既覯止

傳覯遇

箋既覯謂已昏也

案此章詩本不爲昏姻而作漢儒大旨已譌毛傳訓覯爲遇本自不錯箋則大謬又引易男女覯精萬物化生以証誣更甚矣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長發猶以鄭分兩義非無所見信古成癖不可哂歟

采蘋

程氏廷祚曰詩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爲葅設之牖下與即牖下也鄭孔誤讀毛傳而創新義其說疑

者二一牖下一季女夫正祭之禮主婦設羹誰其尸之詩固以主婦命季女矣舍詩人之明文而以祭教成為使嫁女自設其羹亦何據耶至奧與牖下王說本明況經曰牖下非曰牖外也鄭氏乃引禮文設几筵於戶外以證其為教成之祭此說經而失之拘文牽義者也當以王說為長　毛公之解此詩與序無異傳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此言大夫所祭之處也又曰季女微王也此言采蘋藻以設羹者主婦之任也所言皆祭禮而未嘗涉于昏禮其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禮字當是教字之訛毛公本謂古者婦女先有此教以明序文能循法度之由康成釋序而具引內則亦即此意乃康成

逢歆以教成改詩義而又謂毛公誤引昏禮果爾則傳當云古之嫁女者而何以言將嫁又當云必禮之於宗室而何以言先禮其明指教成之祭而復誤用禮固不待言然言此者本為申序而非歆改序也此篇訓詁之誤豈非始于箋疏而于毛公奚咎焉

行露

案毛傳孔疏于行露多露解最詳確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娶時也又云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夫昏禮至氷泮而止合婚乃禮之常豈必在有露時乎鄭箋贅矣

羔羊

退食自公

傳公公門也

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正義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辞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

朝廷曰退是也　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日

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

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

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于常禮經言退食者減膳

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于奉

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

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食故云

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案退食毛無傳者義所共見不煩訓也鄭減膳之説似非是蓋鄭以序有節儉之文故為是附會耳自公之訓亦遠不及毛

委蛇委蛇

傳委蛇行可從迹也

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釋文委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正義行可從跡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　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〻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案箋似勝傳〻亦可存韓詩作逶迤亦是唯云公正貌則因文曲生意義矣

殷其雷

何斯違斯

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

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

正義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斯何之此言我君子行于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案意傳謂何以此君子違此故居是也箋於何字下增乎字轉不協矣

摽有梅

迨其吉兮

傳吉善也

箋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正義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

業傳訓吉為善或指其人之善或言其時已去皆未可定孔疏以箋訓善時遂謂傳亦訓善時是欠細膩處箋云及其善時亦自不悞至雖夏未大衰不過貼切摽梅不知摽梅雖已過時而納采問名納聘則無不可婚嫁仍待九月以後也云二十雖夏未大衰立論

非經所宜有

小星

實命不同

傳命不得同于列位也

箋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于

君不當夕

正義雖同事于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

于行列等位　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實命不同

一也明此亦不同于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

御于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于

君不當夕故也内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

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于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按傳解命字似是命運之義孔疏以康成主禮數而言故亦謂毛公作禮命解果如此毛鄭皆誤矣人無貴賤苟能知命則一切怨尤胥泯此一章詩所可取者在此以為千古高才受抑者勸若但曰命數不同則絕無意味漢儒掇實之過往往如是非所敢從

抱衾與裯

傳衾被也裯單被也

箋裯牀帳也

正義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為臥物故為襌被也　漢世名帳為裯蓋因于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間此

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碑荅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說文訓幬為禪帳此裯字或古與幬通字書幬亦作幬漢去周秦不遠名帳為裯康成取以易傳是也以抱帳釋之尤是但抱衾裯者非進御之女余別有辨証正義須帳不須帳其說甚煩究無當也

江有汜

江有汜

傳興也決復入為汜

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

江有渚

傳渚小洲也水岐而成渚

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案以上二義俱可存　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旁

迴亦得留之義

江有沱

傳沱江之別者

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案此亦畧同沱為江別即以梁州沱當之亦可也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

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

箋云亂世之民貧而驅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

案毛公訓詩多渾辭而無所失箋以為貞女之情欲使人以白茅裹麕為禮而來非也蘇潁濱云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于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此足以廣傳而正箋矣誘字從古訓訓道是歐公訓誘為挑南宋降多從其說誤矣

陸氏奎勳曰箋疏皆以此詩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一字可通

柏舟

靜言思之

箋言我也

案傳于言字無訓當為語詞如薄言采之言秣其馬之類箋義似未合　此與言告師氏之言畧近

不能奮飛

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箋臣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案箋義太曲故宋以降多從毛傳

綠衣

箋綠當為褖故作（作褖）綠字之誤也

正義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

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引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褖衣故此綠衣亦為褖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褖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

箋褖衣兮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

為裏今褖衣反以黄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
僭
正義綠蒼黄之間色黄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黄
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
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
是也　褖衣黄裏為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
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
至褖衣黑者鮮以褖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
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
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
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
三翟為祭服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

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
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
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
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
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央矣故注云三夫人
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次也夫人
于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
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
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
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
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當
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

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别展衣白鞠衣黄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别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褖衣反以黄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黄爲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案毛於文字未嘗有所改更至鄭而多異義若爲褖衣則是黑色六衣之一男與玄端相配女爲御於君之服其色本正黄色雖尊亦六衣之一色耳古者衣裏皆用素紗若黑衣以黄爲裏是正色之衣用正色之裏於詩義不可通矣此不過借色之正間衣之表

裏以見妾寵而妻棄豈果有綠衣黃裏之事哉陸堂謂康成黜金作鐵得無信手

女所治兮

箋女々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反亂之

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

正義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々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制衣為末

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來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王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帛謂衣織者也

案據釋衣所說毛鄭二義皆可通而毛義尤勝

燕燕

差池其羽

傳燕之於飛必差池其羽

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案箋興戴嬀以下為贅詞

頡之頏之

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箋頡頏與戴嬀歸出入前却

案箋亦贅冗不及傳之簡切也

遠于將之

傳將行也

箋將亦送也

案平聲之將說文云有漸之辭蘇林曰甫始之辭又訓且又養也又助也又送也又大也又衆也又行也增韻又云持也又進也又循也又長也又側也又去也韻畧云欲然也奉也即也扶侍也資也柄也與也偕也携也領也此似以箋訓為長宋蘇呂朱嚴諸家

皆從鄭不從毛是也　爾雅訓將資裝（也注闕資）盖亦別義

上下其音

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

箋下上其音興戴嬀歸將言語感激聲有大小

案此條箋語病亦與前二條同更加迂耳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

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釋文任入林反

正義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　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

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

案箋義勝傳宋賢多取之是也

秉心塞淵

陳氏啓源曰衛詩兩言塞淵鄁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鄘秉心塞淵箋云塞誠實也毛無傳以鄁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為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薶俗作埋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人案鄁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

解其故又書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皆出孔氏而彼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㩙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㩙字當是瘱之借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

案毛義簡渾而箋亦可通

德音無良

傳音聲良善也

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正義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
案箋校傳尤切而亦自傳而發
終風
願言則嚔
傳嚔跲也
箋嚔讀當爲不敢嚔咳之嚔
釋文嚔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
也鄭作嚔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
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劫今俗人云欠ヒ劫
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案音郢據
反玉篇云劫欠張口也
正義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嚔劫而不行跲與

刼音義同也
陳氏啓源曰嚏字釋文作嚔案作疐是也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從跲訓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疐也陸本作疐舉唐石經文尚未盡改其經改經為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疐為跲疐當為竹利反與狼跋篇疐尾之疐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
案毛訓嚔為跲詳考釋文跲同刼而崔云毛訓疐為劫則是刼劫本通因刼而為跲毛意亦與鄭同特未醒耳箋說似無可易陳氏以疐訓跲為不行力主毛義雖覺泥古而說亦不可廢故並存之

傳懷傷也

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案小學諸書懷無傷訓〻安訓思則有之宋蘇氏呂氏從鄭以毛義無所本也但鄭義太曲恐不可訓而傷感亦即懷思之義宋傳為思是仍從毛訓徐氏光啓曰懷〻抱不解之意亦足以廣毛未耳

擊鼓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正義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

還者也言喪其馬者恐有忘其馬者故也

按王子雍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決別之辭是右鄭也於義亦通嚴華谷云爰始爰謀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訓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為皆發語之辭朱子曰於是居於處是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關志先後諸家皆不及此解經生勿以漢學驕人而謂宋賢無可依傍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

傳契濶勤苦也說數也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正義此叙士衆之辞連云死生朋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濶勤苦之狀
按李迂仲本王子雍之意以自此以下二章為與室家決別之辞朱傳與合是也華谷引漢書閻何濶以解契濶勝訓勤苦多矣賴濱云成說歷數之也此與朱子成其約誓之言畧同是毛傳訓說無悞鄭訓說為悅爰釋文因音說為悅不可通矣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正義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寛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寛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按箋興傳似微異而實義相足

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案夷姜乃父妾何得為夫人左氏明文可考正義雖復袒鄭究難從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興也匏謂之瓠〻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

上為涉
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
為昏禮納采問名
正義陸璣云瓠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
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匏瓠一也故云謂之瓠
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也傳以二事為一興
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
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
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
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

断
斷章也　二至寒暑〻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
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
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命其時故昏禮目録
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
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
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
故下章雝〻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
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禮始之親迎者昏
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
致命降出攝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
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
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

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禮以正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禮之必用八月也按匏正時是之正義非苦葉為一義深涉為一義也八月匏葉葉苦六七月間匏葉嫩不苦可食手首章未及昏姻即以昏姻論八月納采問名固無不可即摽梅時亦可也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古者

婚姻皆於閒隙然皆是刺諷箋遂附會婚姻之說似
非也

谷風

采葑采菲

傳葑須也菲芴也

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

釋文葑菜之白可食

正義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
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
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
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
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

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

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芴菜郭璞曰菲草生

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

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

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爾雅

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

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

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

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 者蔓菁謂葑

也葍類謂菲也

按孔疏七者一物五者一物考究頗詳傳之與箋不

甚相遠惟葑可斷其為蕪菁而菲謂之葍疏謂似葍

而非蓄故箋云之類非直以為蓄也誠然則葑似蕪菁而非蕪菁矣今謂葑為須即是須謂菲為芴則知其必是芴也葑為今之閉甕菜無可疑者菲則難考今俗所謂撇蘭者味畧近葑而種與狀不同以形考之象字之芴倘其是歟菲一名土瓜形亦類瓜也戴氏震言然存以俟考

何有何亡

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正義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

案此箋勝傳

不我能慉

傳慉養也

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

正義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〻者至恩之辞䛐者至怨之稱君子過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敵至惡

案此傳勝箋疏強為捏合非也

式微

式微式微

傳式用也

箋式發聲也

正義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箋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

案傳義未嘗不可用而箋尤明爽且非無所據也朱注從鄭良是賴濱訓式為試則誤矣

胡為乎中露

傳中露衛邑也

胡為乎泥中

傳泥中衛邑也

案傳訓中露泥中為二邑而其地皆不可考箋又無訓觀康成娌子引此詩則知康成平日之訓亦祇以泥塗訓泥中矣宋賢以暴露霑濡訓中露辱在泥塗

訓泥中殆本鄭義而云然歟

旄邱

何誕之節兮

傳誕闊也

箋上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踈廢也

案節之闊大見時久也傳本不錯箋則稍迂遠矣朱呂從毛是也

匪車不東

傳不東言不東來也

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乱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

案傳箋皆以此指本國之大夫不來東迎黎侯夫國已失矣大夫果能興復乎黎在衛西箋說甚是顧濱謂告東方之諸侯於義尚遠嚴華谷云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亦寓於西故往衛則東舊說越國而寓東非也斯為定論矣

褎如充耳

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

案小序云黎之臣子責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

通篇所云叔伯皆指衛君及諸侯而毛鄭每以屬巳國之大夫此其所以難通也充耳所以蔽聰告之不聽有若褎然褎訓塞耳勝傳盛飾矣而以為指衛臣則犹未達詩義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

正義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务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　鄭

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

按疏訓大為大德之人似無自稱為大德之理故鄭別出義蘇呂諸家多從之朱子取橫渠之言謂簡為簡易不恭之簡說亦可存陸堂謂簡〻是鼓聲亦鼓節也鄙意仍從鄭說為長陳長發於此條辨之最精蘇氏謂方且萬舞而擇人全用鄭義不從毛氏四方及行訓似亦得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

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舞武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陳氏啓源曰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為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得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義得之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為干舞東萊駮之允當

泉水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箋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疏干山言山在邢州内邱縣隨志所謂干言山也傳詞太渾箋亦不得其地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

箋瑕猶過也

釋文害毛如字鄭音曷

正義王肅云言遠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

陳氏啓源曰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為不遠禮義稍过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為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

亦明順集傳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詞矣

案毛傳訓瑕爲遠則以瑕爲遐矣或者古瑕遐通未可知也子雍大抵右毛陳氏所譏爲確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正義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　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案爾雅釋水泉歸異出同流肥爾雅之文多在六經之後出同歸異當是秦漢間有此說耳肥泉爲衛地無疑王氏詩地理考引水經注尤悉

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箋有賦税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案政事傳無文正義以傳有埤厚之文而釋傳云減彼一以厚益己使己厚出賦税之事蓋因箋解傳究不知傳意如是否也鄭以王事為役使之事蘇潁濱謂政事為國之政事呂氏謂一埤益我為厚益我足以補傳而正箋矣

室人交徧讁我

傳讁責也

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

業使已去贅文也朱子曰窶貧又甚室人無以自安

而交徧讁我所謂責者如是而已

室人交徧摧我

傳摧沮也

箋摧者刺譏之言

正義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乘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

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讁已者是室人責已故以

為摧為刺譏已也

案二義雖異皆通宋人多從毛訓其實刺譏亦使已

之意沮之一端也韓詩作誰訓就則難為解矣

北風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虛也

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

正義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

案正義文云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是也鄭義宋賢多用之而程子訓虛為寬朱子曰是尚可以寬徐乎虛訓為寬古無此義且大指亦異鄭說似宜謂禍亂之來以為虛耶以為緩耶則既亟矣或於詩義有當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傳狐赤烏黑莫能辨也

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正義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按箋較勝傳朱子謂狐與烏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乱可知似又勝鄭郝氏敬曰耳聞目擊莫非凶類則更勝朱矣

靜女

靜女其孌彤我彤管

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

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以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箋彤管筆赤管也

寀傳不言彤管之製而言女史記過書日月則以管為筆矣故康成云彤管筆赤管也傳以箋而益明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嚴華谷引解頤新語辯彤管非筆以為春秋之時尚未有筆其說亦是歐陽子又謂若是女史之管何從得之以貽人愚並謂金環退銀環進等說皆當存疑未足據也稽古編引爾雅曲禮莊子太公陰謀

尚書中候之書以為上古已有大筆夫爾雅曲禮尚書中候太公陰謀皆秦漢間人所為在蒙恬之後惟莊子所説似在蒙恬之前意筆之製先已有之故莊子云然〻宋元君距春秋之時則又遠矣由在氏之言似彤管近乎筆然以為樂器而有和平之音不又可取乎而況亦心正人之訓又足繹味乎朱子云不知何物亦本之歐陽子長發雖詳悉辨証然不若存疑之為得也

説懌女美

箋説懌當作説釋

正義説彤管以有法因女史執之以筆陳説而釋此妃妾之德

案毛不破字則悅懌毛當訓爲喜樂箋說終覺委曲不必從由宋以來用鄭義者鮮矣

自牧歸荑

傳牧田官也

箋自牧田歸荑

正義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本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　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

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業田官之說於義甚淺橫渠張氏曰牧〻地不耕種

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茅又且為箋之助矣

新臺

籧篨不鮮

傳籧篨不能俯者

箋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

得此戚施

傳戚施不能仰者

箋戚施面柔下〻以色故不能仰也

正義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

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

辭

顏色而為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為籧篨面
柔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
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
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
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
以為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
云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
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案面柔口柔當時自別為一義正義牽箋合傳終覺
勉強宜從國語本訓以傳為主　宣公淫暴之行豈
口柔面柔可喻耶說文籧篨麤竹席也方言簟麤者
謂之籧篨或謂之籧蒢此之命名則不可解意古者

編竹麤者為器如今俗所謂籧篨者形與胷背臃腫相似故名之耶若戚施則尤難解矣

籧篨不殄

傳殄絶也

箋殄當作腆〻善也

案此亦當從傳猶云胡不遄死也